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滄溟集卷二十二

明 李攀龍 撰

墓誌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宋建炎中有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徙家番禺焉高祖諱明廣曾大父諱縁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欲

為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溝壑之身從父母之邦奪長吏振民之權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室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即事梁無異舉舉即事公不聞有唐弟既莫則從公言田宅公即聽所欲為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弟所為田宅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聽易之司勲君既舉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公輒稱下堂之疾謂諸孫勿言若翁足不良行即平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加

故人腹者直此爾至城府義不可無趨走孰與下堂之傷邑長吏使使問公年七十爵一級公曰自垂髫至今日一廛之氓終不能束帶見長吏矣使又言邑長吏既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廛之氓何知事何所欲言其長者如此性尤不喜靡麗司勲君嘗為市一褐自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乃見西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公生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以嘉靖壬子十月十六日卒配

黎氏先公生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後公二十六日卒男子四人長仕鸞封吏部考功司主事次仕鵬仕鴻仕碩俱廣州諸生女子一人適邑人龔怡孫十一人長曰价即司勲君先官如其父所封次曰材柄樞楹機模楨杜植楷女四人曽孫男三人曰燿曰煒曰熾於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陽余惟人情少而自見苦為生難者必重棄財何公不擇與弟田宅又聽易之即令公之弟盡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微有廢著之刑無弃家逐

逐日月取之則祖若父之産將在他人公何以稱孝友於兄弟以為雖數易之亦猶是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實嘗言司勲家如此因為銘銘曰

我履我即為儀不忒是以有友德

明處士劉公暨配蕭孺人繼配陳孺人葬墓誌銘

公諱傑字漢卿歷城人世居邑之西郭高祖諱子賢生二子並逸其名其長子實公曾祖生祖泰泰生源源生

公公生失學即行舉天性而已然孝弟顧無異於儒者公以仲子而父養於其家至不能如約更過伯子養且月朔必治具往候伯子於庭以為常嘗值其怒誤撾而仆諸塗不加哀焉公喜飲酒一醉輒十餘日終其身不知欺人人欺之亦不知也初娶蕭孺人生欽欽生四歲而瞽五歲而蕭卒乃娶陳孺人孺人生十有八歲而歸公公時為襁褓匿蕭遺瞽子於他所孺人輒索母之無以異已出自歸公未嘗施朱粉事翁若姑未嘗假湔浣

而躬兼治產不憚皴瘃嘗行園見葵楮於東薪孺人以葵辟纑以楮苫絮也而傭保咸手指自効矣有鬻飴於公質以其耜曰是首山之銅也計飴過當則慨然足以白金孺人曰豈古所謂以鐵耕者妄乎以嘗諸礪鐵矣謂白金曰此獨得不贋邪以嘗諸火又鑠然錫也遂不售公一日亡其盥器求之弗得孺人曰此必某持去求之果得自其屋間某懼而謝孺人亦謝曰誤以薦飴寧盜哉公問孺人曰彼每鬻飴必早出昨獨後爾傭保某

晨作而醉孺人曰是安從飲安所責乎對曰從某媼貰酒宿之責也孺人使之媼則已讐孺人以視其篋中錢果半亡乃遣某遣之日遽謂公曰彼即遣豈能須臾忘我篋中戒之勿輒醉也無何遣者果與數少年夜縋垣而下以為公醉無疑一婦人何能為公時實大醉孺人遽起服公衣而冠操及以出命二婢子抵閤衛公諸傭保見以為公出乃大呼曰家丈人至矣遂鼓擒二少年餘賊悉遁去公猶未之覺也其精捷有才類如此公生

於成化癸卯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嘉靖癸卯十二月十六日蕭孺人生卒皆逸不次陳孺人生於弘治丙辰六月十六日卒於嘉靖癸亥月日與公同公凡三子曰欽即蕭所遺娶王氏曰鉽辛酉舉人娶賈氏曰鎔邑諸掾一女適錢世賞與鎔皆早卒則陳孺人出也孫男三人崇德邑諸生娶德府奉祀胡士恕女崇禮崇志欽出皆未聘孫女三人一適訓導袁霑子夢斗邑諸生一許聘御史趙繼本孫克塹一許聘舉人陳九疇子夢芝與崇

德皆鈇出嘉靖甲子二月十有七日將以陳孺人合葬於公之壙五里溝之原而請余為銘余聞孝弟至行學所不能為以是謂公行舉天性而已狀又謂公終其身不復知有人間機械之巧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之巧矣雖有巧於機械安能用諸其所不知者哉孺人既慮遺者而倉卒圖其便即竊器而往又以為誤而謝非其盜是安得獨言學也撫蕭遺瞽子而復撫瞽子所遺為激於匿諸襁褓時邪是為銘銘曰

不駭於機械其神乃全不躓於顛沛其知乃便以性行者合天以德慧者合權孰不近道而學無方孰不達變而應無常濬茲發祥永茲偕藏

明汪次公曁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為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

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名公畫便宜有司乃藉公為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賂於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奈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自而誰之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為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

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紿之重其禍即持券貸邸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也吾所為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軛鴈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吴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吴公予公而歸公而吴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吴公也公行孺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産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黄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吴公也其謂府君

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軏輿
𦖁夫吴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
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
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客荅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
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畀媵黄氏也弘治甲子
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黄氏乃生
良植初吴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
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㳙䰂鑰如諸母為也葢吴公見

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扃鐍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於賈也後吴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粤有平倭功仲曰道其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即同列財力相君乃所至爲鹽筴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詣吏

玩執甚焉太守捄之不惜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茍而已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産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筴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疕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為銘銘曰

莫㪍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於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

之述以伉兹丘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處士者家本平陰大父讓以上墓皆在平陰徙家濟南自大母趙氏始讓生鸞為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於歷城張氏生處士處士生毀齒而張卒事父與繼母翟氏躬自負薪米凡弱冠父又卒子如也稍試為功曹掾而文無害然非其所好尋罷去隠於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然時時為里中少年論

事動厥其意少年卒服處士有大畧凡再葬父母繼母如初葬儀而賔客之會葬者視初葬什倍矣性嚴潔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纎汙生四十又四年而卒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姜氏校尉琳次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五歲姜孺人生有遠度一乳不育輒為處士置丘氏丘氏一不乳更為公置丘氏則竟乳二子曰登瀛登洲登瀛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誦處士也而請題其墓不佞則惟齊稚多處

士伯夷居北海之濵不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顔𩔖曰清淨貞正以自娛任君雖隠於賣漿家即里中少年狎侮如匪澣衣功曹無害如將浼焉不辱其身耳奚必人得而識之而卒伏之也人莫大乎父母生則躬負薪米奠則賔客觀禮是為國勸孝情者也姜孺人雖有逺度非公刑于安能一姬不巳又一姬進哉處士卒後二子乃竟以姜孺人立處士使之如在耳何乃謂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是又為國勸慈情者也嗚呼身致大誼此明任

處士之爲墓而西北走邯鄲道也鍾離葉陽無恙邢趙使者必且致任君大誼而高其丕業於齊愈益重矣處士諱爵字天禄二丘氏先姜孺人卒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祔焉登瀛娶張禮仲女卒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女而孫男五人震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人一適邑諸生黄存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南公以再葬其父母與繼母者之兆云

軒轅大姓孰齒諸任昔在中葉越播平陰子嫛婗孤遵

彼濟南既壯有室生民是覃卓玆處士匪夷所思功曹無害棄而違之隱於酒人無巨弗徵狎侮辟世如匪澣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涅而不緇磨而不磷由也負粟參也雞豚四方觀禮不逮親存永言勸孝永言勸慈秉女是進二子惟期御于家邦刑于寡妻鍾離葉陽專美於齊歸彼樂石植言孔安欲報之德託諸不刋翩翩長君克光厥前敬竢褒書藉用斯篇

明德王府承奉正張君碑

君諱喜字悅君保定之深澤人弘治某年籍在掖庭正德某年出給事於府中久之莊王使行守藏也至嘉靖己丑懿王以積勞奏擢為門官副癸巳遷典服正丙申超遷承奉副辛丑改承奉正給事今王凡四年甲辰致仕凡十有三年丙辰四月朔日卒年六十四今王行守藏使者藁城田君鑾汝金自以出君門下追惟君得與今王錫命之典為盛且悼君之中廢也刊石記焉銘曰今王立國維初在昔嗣祚稱藩庶官率從永茲利建以

翰元元君以髫齡籍在宦者觀禮掖庭王簡左右受詔於東寺人之令給事莊王乃領錢穀出納允明屬惟十載不没於貨政是用成懿王念舊乃上其績擢而于門再遷典服莪莪衮冕則有司存進貳宮尹寔崇夾輔愈益和衷不愆不忘式於大憲蹇蹇匪躬今王幼冲遭家不造流言以興君曰仁親得失匪計是翼是馮世及之義春秋所嚴維嫡是求帝曰冊止昭哉錫命以荷天休王修前功以正宮尹惟君無他雖已著庸名位則極遘

閔遂多翔而後集言從所好乃致為臣偃息優游十有三載歸潔其身程騰遠矣君其小雅巷伯之倫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汝麟字致瑞其先成湯子姓之裔後以國氏焉其在武定者有廢碑於鄧莊之壠或稱將軍若千戶則金元以來已為武定人也有曰從善者於公為高祖矣嘗避亂蜀漢之間高皇帝之興也歸而處於今之永利鎮

云生六子長曰旺贈德府審理正配閻贈安人生五子少曰衡以永平訓導入為德莊王教授既之國濟南祭與藩體王上其績天子璽書勞焉尋進審理正且四十載既致仕王自以師傅舊恩為畫像製賛使就其家存問比卒而永平弟子員巳請祠之學宫矣配李封安人亦生六子第四子曰畯其所為禮家世傳業既舉於鄉則靈寶許氏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讃於大學則襄垣劉氏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出其門也生

公八歲而卒亡何母亦捐館舍公蓋不能就學而一聽伯兄所為則脱身出獨取敝惡具數事財物盡與兄數年而兄盡破其産公輒復分與兄更造者數矣後兄在德州逆旅中病疫且革主人問即不諱孰收子者則曷不謂之也曰有弟愛我旦夕且至徒以素遇之少恩難於謂之耳會太孺人亦病疫且革或以止公公曰棠棣之二章奈何何可令伯兄赫然在原隰而以内為解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圉及焉且啄且訣以輿櫬而返

太孺人尋亦愈也初公與章丘翟君洪者友雖已聘孺人然檢討君纔六歲耳屬翟君客濟南病倉卒無所歸公即舁於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卒矣公更為具以殯諸客位而受弔者如兄弟之喪以致諸其子已於葬而竣檢討君七歲遣就外傅必擇名士不憚一歲五更至今檢討君言學必及師友言事必及家世蓋誦公之教不衰公既博涉羣書旁及老莊諸家言而尤精於易數往往奇中嘉靖庚子屬且省試先期謂檢討君始吾以兒

幸得偕計吏中如大父成化庚子時足矣顧安得遂至如曾大父爲第五人也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矣援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言平居持論排難解紛量所能爲各厭人望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即至相負置而不校卒之日以書一帙屬檢討君曰此我所見聞諸隂德行事也爾惟勿負朝廷而虐百姓以竊比於此哉凡七年檢討君第進士以庶吉士除今官尋推恩贈公封太孺人云太孺人者亦武定人父巽四川保寧府通判母曰

郝氏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豈任椎布操作為新婦乎乃孺人事嫂如嚴姑每雞鳴起視具嫂不知也公既與孺人脫身出則愈益服勞節約以佐公吏造即公意所欲問遺贈卹必從臾力贊務出其厚曰吾安得愛簪珥篋笥俾君子困於義也檢討公出諸懐抱之中生不令持一錢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尺箠禁乎及就養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既廩學官時若更修小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

經術不失家世也寧課僮僕掘野以蔬而滌庛以爨不
願爾有此矣癸丑檢討君奉使河南孺人歸家暫詰武
定既再如京師則孺人輒病丁巳檢討君復以假請奉
孺人歸踰年又病則謂檢討君即吾不起勿徼福於釋
氏謂翟孺人我所為負牀之望無亦新婦緩帶之慮乎
巳乃卒蓋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也公生弘治庚戌十有
二月八日卒於識壁之日壽五十有一孺人生弘治辛
亥五月十有六日壽六十有八子一人曰士僭即檢討

君婦即翟孺人孫一人曰居聘舉人劉宗禹女太孺人既卒妾高所生也孫女三人長許聘陜西布政司叅議張嵐子志次許聘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焴次許聘舉人潘子雨子鳳翎則皆出翟孺人居與所許聘薛氏潘氏者二女不幸夭所置宗人子為後者一人曰𦘕為娶婦趙氏亦武定人贈君以上皆葬武定不遠有廢碑於壟者審理公以下葬歷城東閔子騫塜傍而公在焉戊午葬孺人乃啟壙則更為塗泥不得已以祔矣辛酉十有

二月十有八日改葬於長清縣之鳳凰山在歷城縣西南三十里余惟師學廢則六經無頫門東海孟卿家世為禮乃更使其子喜從田王孫受易孰若公家四世守曲臺之訓釋褐而傳入說王者稱賛命之儒四大臣一時出門下而儼然論石渠之署也向使輒分更造怏怏有德色斯德州逆旅中愬然絶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愬然絶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則豈獨其凡近若哉及觀瞿君之事葢其天性信義篤於信數

如此矣人亦孰不欲節約而卒以侈敗則所嘗施不當也與不期衆期於當厄不然豈其一聽所欲問遺贈卹而務出其厚必不能矣公既收伯兄而孺人撫其孤及公與孺人之喪宗人喪焉緦者以功功者以朞豈為人人悅之哉至其教檢討君通經術不失家世爽然富貴之際矣好老莊諸家言而不惑於釋氏又何較然於晝夜之說也斯古稱同德者乎乃為銘銘曰

神明之胄家是承既亂乃復以儒興藩禮肇修崇舊恩

於時大臣騈出門爰在中葉潛德數因心則友藐諸孤太史駿發世厥經取諸襁抱孚王廷鶚火式靈開氣先宜爾子孫萬斯年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公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歿之八年為隆慶巳巳乃仲子子賓卜得篁墩上阜將以某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祔之也則謂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先是族人鬻之先君子贖之而卒

族人營葬其側以次當陵元故祖塚上為非順也乃受塚前隙地而先太宜人之槨在焉且十餘年危受水患然既以杜斸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乃今所請為誌誌諸篁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紘至隋有惠誠者為歙令子叔澌因家焉歷宋居環山四傳曰十七者遷忠堂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繼祖繼祖生仲榮仲榮生貴質貴質生永寧永寧生富清娶朱氏是生公公生恂

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車馬所居纔蔽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當送戍於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往投里中蓋二十餘年又不以任二弟視二弟生産不知其不及也里中而賦必先輸以代匱者畢計而匱者舉子錢辭曰以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為利乎後有賦里中競勸惟恐公先輸之矣卒為置義倉里中名父老以社伏臘有事焉常慕大父之為人身布衣而邑令朱君使攝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子敢望

哉然結林有訟者以公居間解之全其家矣而里中父老若子弟葢由是無復身逮於有司公生八十年以子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外郎主事明年辛酉正月九日卒父老奉主於社矣隆慶改元子賓遷刑部浙江司郎中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子賓妣自太安人加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真父曰道轉母謝氏二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已九十餘每飯必為太宜人祝曰吾顧而年若余而子若孫若

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一浣衣經十餘年不易見里中紈綺子弟輒舉以誡諸子曰丈夫生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毗鄉黨此斷櫛被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今觀少保大學士江陵張公所為誌賢母具是矣生成化戊戌以子賓舉進士之明年嘉靖甲寅卒為七十有七歲公生二男子長良明娶汪氏次即子賓良曙也今為河南按察司副使娶葉氏封宜人二女子適程鑽張元安孫男十人一夔一鵬一鸞

一麟一鷚良明出一元一德一貫一樂一敬副使君出也女不次曾孫男十二人矣余惟歙俗什七服賈而葬者率治堪輿家言瑞林之偏贖諸既鬻族舉德之即嫌於陵故祖塚上而嚙河受水不難數千里送戍於邊而難厝於抔土安在其為堪輿家言哉斯足有子實矣佐賦公家而里中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者邑令拱手受成不以重乎生自本業没秩於社中太宜人自以祖姑之祝之也誡諸子自食可

謂無德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亡狀卒於大梁署中子賔臨輒隕涕以不逮二親之永訣也少保公又云余往江陵過繕部時視榷且滿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今覲子賔大梁署中何以異江陵視榷時也永訣大矣是爲銘銘曰

社是饗而兆以食祝是昉而誠以息仲氏克諧以慰其永懷維筮之孜然猗上阜之九然豈曰無瑞林之千兮不如於焉即安兮

翟淑人墓誌銘

按狀翟淑人者章丘西錦川里人翟公洪季女也母劉氏祖景華太學生山西太原府檢校始翟公游郡中諸長者與贈侍郎公交甚驩時淑人及侍郎公生六齡耳乃翟公輒約以為婚姻旣三年翟公有歷城逮而疾作贈公果為卒父老十數輩謁縣請任出就醫遂异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唯謹竟卒又為含斂唇諸客位受弔若兄弟之喪召其子廷相已於莫而竣繇是諸長者皆謂

翟公繫援贈公而白令白究狀殯有所歸知人哉孰無

緩急也居五年淑人來歸蓋贈公與太淑人女畜之而

使兄事侍郎公又三年稱冡婦矣三年公舉於鄉與為

贈公喪三年五年公第進士選庶吉士隨侍太淑人京

邸五年以公檢討考績封孺人明年公奉使周藩隨侍

太淑人歸濟南其冬從入京師又四年以公取急復隨

侍太淑人歸濟南明年又與為太淑人喪三年服闋又

三年復從公入京師事今上裕邸超為春坊右賛善三

年擢洗馬踰月隆慶改元徙侍讀學士尋拜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計一歲而三遷焉天子覃恩乃淑人
有令封命下三日卒於京邸三月四日也距生嘉靖改
元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六踰月公改令官
兼如故云令甲三品妻喪無卹典公以積勞論帷幄上
特降文諭祭禮部移遣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馬工
部下有司營壙兆起祠堂各如儀式矣公方日在經筵
又充副總裁纂修世宗皇帝實録聖慈憫惻乃復聽暫

解所署馳驅護淑人歸更賜金錢道路過喪兼期供職乃六月晦抵家厝於正寢卜是年八月十九日葬長清之鳳凰山太淑人墓側云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上何曲以備乎信乎濟南父老皆謂尹恭簡夫人以來未之有此也方淑人凡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于友于無相瀆焉而太淑人身女畜之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於心即不能輒為公置妾鬱鬱令失志乃淑人勸曰益力蓋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輒為公置妾矣既

生子又輒為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慮者後為大耳淑人既貴正不難於樛木之風斯公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而精意啟沃無貳命也不然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冡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公不忘夙夜所為慮於太淑人者以奪於黽勉自效淑人與有識矣狀安得謂内有益友焉惟是上所降諭祭文固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士女哀訃忽聞君之於

臣分其大哉惟是淑人國猶賴之豈為幸乎而榮寵得
諸上者不一而足也淑人少食貧粱肉粗糲而綺縞疏
布既貴安焉至周困窮見唯為惠即傾篋笥無厭色必
先宗人次太淑人外家次諸翟以為差自稱冢婦至有
母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蓋四十年
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紃就業淑人躬秉
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歲寢疾恭人夙夜祝北斗自
代啖茹衣單三歷寒暑朝夕上執饋數進必鮮下至厠

褕浣濯不以委諸婢制有曰茂昭孝敬存於勤儉兹其槩已余既已為贈公太淑人志銘不忘先役今重得以具列如此贈侍郎公諱某太淑人姓郭氏侍郎公名某淑人生四子八女今惟一女存適陜西布政司參議張嵐次子郡學生志庶子二女三人今存者子一曰誥未聘女一許聘戸部郎中劉宗岱子某先是所立宗人子聯以其父母無別子求去厚遣之逾年而誥生公自以淑人若將不更置繼室者又所營壙兆本上特典非㫖

不得擅啟非封三品不得入也即百歲後奠其所出者異壙同兆矣是又何自榮寵淑人篤以遠也寧能知百歲而後誥輩所封其自出乎且何遽自三品之凡以淑人乎乃為銘銘曰

于以其偶相夫則友于以其婦齊姑則母堂上兼女以觀人能產無常乳厥宗嗣典壼政孔從帷幄斯藉聖德孔容啟沃斯逬特頒卹典躋禮充恩寧渝令申大誼是存帝眷良臣錫稱曰士以承諭祭既多受祉司空政役

有壙睪如天子命我於焉令居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既聘於潘屬翁鐸疾革暫詣視醫藥不起輒留事承德君時年十有五歲耳蓋諸娌不敢以其少易之承德君尋報府為王中使收租東阿陽穀間出者率半歲太安人奉姑李即無不如承德君在母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年生三子子雨邯鄲令子震邑諸生子霓行人戶部員外郎承德君出者

率半歲即三子又無不以事父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巳未以戶部君封太安人壬辰邯鄲君迎養邑中明年戶部君左遷汝州走邯鄲道謁太安人而太安人某月日卒矣汝州君復走邯鄲道與邯鄲君執紼東也余惟太安人為婦時十有五歲耳又暫詰留猝不及奉無違之訓承德君又季子乃使季無夙夜行役之感是為倚其子於堂下豈不難哉蓋五十年三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併事母是兼理夫道也人情嚴父而怙愛

於母非其道承德君出者卒半歲何以使三子有今日又不然豈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爲太安人顧乎必不能矣據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聞善言叱詈不出於閫正寢之夕大風仆屏匽先是安人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謁壠值負芻於道莽然芟也田者復用鋌於巖間即臧額稱曰語固有之墾田及青天斸薪及黄泉其好聞善言如此即漆室之憂國奚擇哉承德君名相封户部主事先四年卒

檢討殷君有誌太安人生於成化某年三月六日凡七十四歲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與承德君合葬平山之麓是爲銘銘曰

以其夫子於姑以其子父於夫維兹壙之永圖

滄溟集卷二十二

滄溟集卷二十三

明 李攀龍 撰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氏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世而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覩古圖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見者謂吴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

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輟若起父益奇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贅壻也猶若不欲遂適之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椎解不視生産太安人又為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我家雖日椎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與里中豪獻牛酒為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德君游日益盛生産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為常至鸞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汝

寧君於承德君為季子昵不令就外傅稍長猶自授
章句即惰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譙讓不少貸汝寧君
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相濟膏
稱寢汝寧君嘗言叱呻佔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者
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
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充江南治獄使者
出便道兩詣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論誦其
爰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後

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既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興來亡何謂曰我先不至汀州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守古二千石禄甚厚自吾為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居非命所當託即不任饗徒以疾為爾憂若猶是齋厨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為汝寧者數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内考汝寧君有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逡循不欲行者二年太安人乃曰吾老㗖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苕水上何至使王長君兄弟遺百金

裝署曰太安人甘驪之費乎受之何辭也凡以痛若輩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洒之若將浼焉傾身為之也范孟博何人哉方今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乘時白見寃狀而勉圖功名以自効何以間執慝口令謂無所復之汝寧君乃行至京師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居三月移瑞州府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訃至矣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有八歲某年月日汝寧君以祔承德君之壙顧渚

山下丞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名中行考功誌稱汀州君誌曰古賢母性自有之乎抑因其子以立名迹矣汝寧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已不得如雋曼倩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二母自視而計是乎范母敎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齊名亦復何恨語雖悲而不

怒然一何決也太安人所云乘時自見宛狀勉圖功名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彼云爾又何辭氣繾綣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性自有之矣是為銘銘曰

豈維夫是弼亦維予是相豈維予是荷亦維予是儀豈維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維逆斯敗營捷斯蹟成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卓彼明淑於焉貽穀

明故封孺人賈母魏氏墓誌銘

余為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同舍故得聞孺人孺人生十

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貺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暨處士君且將筐采返焉御史君為父封君言彼初固願有家也封君諱瓚孺人卒歸御史君日從容請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户部君為御史君兄方置妾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也御史君在武皇帝時九江盜起身攬轡往破之乾清宫災奉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呂太史柟誌中孺人一處士女又暨卒使固不

置妾是自孺人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古人所難復歎魏家兒稱為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雖自瞶瞶病乎御史君攜家人宦游數千里外垂上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梱内顧也守準言孺人自鍾美御史君使處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日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即僕若婢或不吿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為譙責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且革屬衡孺人曰是兒弱冠成名矣索筆卧中

書進士守簡上授守凖守凖二十歲果偕計游京師凡五上卒為進士除主事比部舍中先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中也寤而生守凖盖夙昔私奇之矣守凖每下第來孺人為曰即金鑪事不兆可忘而父所授簡上書乎嘉靖丁未就養京師又謂守凖今而後汝毋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無憾也日數為守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盧牀前持騎過故人官長身出刺褎中俸錢嗛嗛不飲酒肉客來僦舍內共持一案飲食

朝退即讀書終日坐何至如今出入列騶從大筆翳道來呵胠篋吏次且躅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為姓名尺籍上使者持之無不如左券家索醵金高會無詘贏稱貸與之如攜取日交錯戶外為閽者病也銘曰

嗚呼孺人匪德爾娛而家愉愉哉匪嗣爾須而宗訏訏哉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卿

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乃宜人力貧支億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據機時邪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殿卿甚急宜人紿之曰而父且至為而懷果餡唉汝何啼也且勞且紿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昃不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筐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間宜人嘗在蓐太宜人

躬為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然為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為隣媪遺也其所曲事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為諸生不能具衿韠卒宜人染緝疏緜成之不辯其非衣帛而曳革也殿卿守趙州有裴槖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為壽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裴槖家伏罪余實在邢州屬郡推官郊李君聽其獄廩廩於

宜人矣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為若朝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歳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槖將寘而勿逸者珠珥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為有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閈萬里矣後殿卿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生産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筴衡量焉太宜人每取巵

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
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敎諸婢妾不絶即諸婢
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
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
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復郡諸生
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
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軥孫女
朝周未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

士宜興縣知縣谷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葬於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葢自弱冠與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閈見謂自健也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閈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夫力貧支僿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困於捐篚翦結而不變於裝槖千金即不變於裝槖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筴百不失一宜

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晡靡蓐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賔及其館于甥於髡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而譽近於悍又奈里閈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絶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冀土千金叱裝槖唯恐其汚已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

里閈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語曰弓彊于彌衣敹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焉攸藏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

用壁天井山龍見於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欝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産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槖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唯時邑至今頼之甞乘城見觜骼赫然在陴下輒屬吏某所樹所為棺瘞焉而後去詰朝塚纍纍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觜骼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葢數千戶居則募

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曰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赴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歲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目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

有宿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賙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為戸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於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鄞人薛晨時為郡諸生甞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巨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巳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為迂而益為斥守倭安能輒傅城下也鄞之政備矣以

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於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為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者哉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箕其先崇陽之南谷人五世祖曰榮四者始亡命宜春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黃生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貲為縣功曹處士日趨縣諸兄裝齎之矣嘗為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謂紹箕廉

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為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處士嘗侍疾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患苦嗌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截玄猨唉之病旋已也崇陽故無猨乃處士走索猨自禱三日不得猨封膚進矣即三日得猨南谷去縣中可十里所處士嘗夜為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即馮河水且減項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卒用

濟河矣母李且衰恃鬻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母嗜食不為愛兒所不恤久恩兒為也處士為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某欲攘其隣善田即佯為隣人券而行錢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為即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腁胝闢草萊且溉且糞沾沾曰甌窶拓之不餘穡力積勞至胥沃旅亞序錢鎛計侯出倣載如趨仕宦所翹首望納稼

期不啻欲揠苗起婦子時時行饁田畔往來見土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俛有拾仰有取自禳世世勿離農畝也一旦挾偽券數其齒責收之當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嫗某亦有田十畝所屬豪亦欲睥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無取也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堪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肘後爾蓋自食伎術行道間千里傳糈實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母生子縉女為程伯驥妻縉子

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為郎復與同舍比部中自言巳三男子矣余謂處士無論與里閭浮沈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若排難解紛各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匹婦賂遺不忍以其身為溝壑恐彼以我為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於父母孰𧨏快哉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事

者家錢塘今葛領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葬西湖即智果寺東墓也庸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事國初改理問始徙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景暹配姚氏生二子次即公公復徙仁和籍焉蓋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德清豪易與也暨公兄以臬曹掾滿歸邑公則屬産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

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能廢千金之産能致千金之産者也使籍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手足之謂何而又蠘凡以為利即依外家何必去徳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享經師内交諸友行修將幣一聽通政君所為羔鴈玄纁無不腆焉其自奉茍無匱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京師已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

太僕少卿尋改令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
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謂通
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以爾韋布
之微褎然子大夫後爲王吉士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
閣既而冠柱後立西臺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真
定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史以下郡邑吏命
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髻髦如林俎豆邦畿稱文
校藝以慰樂育之心思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乎

爾而再詣京師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為我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游及再詣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顯膺尋以卿貳待年南都用儲大體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欲豈但金陵之勝哉始吾為爾行修將幣羔鴈玄纁唯腆里閈少年方姍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者耳自爾有今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即張太孺人

二子長即通政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娶禮部尚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耆孫三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一曰鳳娥公事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頎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公之伯景昌者以進士為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我評事公没而族人

訟焉公不為後也族人爭分其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之以為常公為次壻於張其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為養而卒葬之其厚倫理篤恩義出於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談貨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糜千金焦勞中與自奉菲劣腆於修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北方其三命而於車上儛時也不挾郡邑大夫謬恭以為尊重而

間執少年姍笑者即計田宅明積著作為焦勞菲劣得志而為之何所不至矣又不然悼俗之懷與拯物之具為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如蓋公輩郡邑大夫將請燕間而不可得躬致千金子孫息之孰大卿貳秉此不權坐失覩變之術令之君子吾見亦罕矣而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饗其盛為名高耳令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為解而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驩顏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

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曰平章之胄閩人代興臬曹避役而公是膺脫身吏造載遷武林不階先業積著千金有子納言兆光潛德踐華據要激揚淑慝三游二京締延長者杖屨衣冠逕集闕下寵靈王國諸父攸同行修將幣伊孰之功旋息里閈世相與忘疏曠自引曰恬是常遏響賜命絶跡偃室蹈則倫理譚則經術悼俗斯深拯物孔備燕翼用成

奚其躬致以貽有穀亦庶敦仁於焉起家卿貳之臣昔在屬吏忝茲大藩采風故老樹慈九原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微也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縞不具明年余補郡諸生有宅一區太恭人遞遷而翦其餘以糊口者三盡則杯棬瓺合細靡錠栩鬻諸市朝售焉饔夕售焉餐無常飽矣恭人

佐太恭人賃縫井臼宴然箕帚不滿隅蔭一壁煬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既廩諸生間恭人嗛嗛猶若不能適晦朔所授弟子束修以上上太恭人雖徹必剗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别駕郭君為諸生同筆硯嘗過余而止之飯恭人埊簾以爨也靜肅惟謹郭君察之假擔薪庚子余舉於鄉明年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子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三年封

安人尋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為順德府知府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上績得封恭人尋擢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投劾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越在田間凡十年隆慶改元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内二十有二人與焉而余以一執臬吏自惟不佞方顧與恭人終俱隱之誼乃七月二十四日卒於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年平

人樸耳太恭人雖莊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踧踖若失太恭人意葸葸然自訟本辟之而反及之命邪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祝艾家姑舉火乎蓋白首呴哺不恤其子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為餐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與余語妾輩言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嬿終身督過不少假云嗚呼妻欲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樸於室之相忘也孟德曜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

其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愚也然使作伯
鸞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仰視猶之
儀耳恭人豈獨為勝邪無乃默默低頭就之乎蓋德睢
有憂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
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采女一人適歲貢
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駉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
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鹿齡未聘女一許
邑諸生王見賓子衡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翔先後

殤卜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步

祭文

祭三原王公文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為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為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發廪庚不誒報章恫瘝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拊循東南大水凶歳衆望翕然庶蠲賦税公乃獨持其義而軍

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闢三塘勺陂
與繼川不為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
也大盜未夷荆棘王師爰獲渠魁搗其巢穴脅從罔治
實維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獞獠與亂閹豎作鎮
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
憲斯憚乃没鄖英王敬用竄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
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
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秦紘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

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淑别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為而不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為公秉銓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奇舉而能先耿鉅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盱江周太原清節弘猷維時之彦豈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内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頽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雖異官而同撰懽瓦石之相舍精題才而不擾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實維阿衡冡兹羣

后何必密勿陟降左右奏爾訏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
隆其業為以久何二三執政而蒭言自口豈不仁者之
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
恩有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
能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為辭某邦
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疏
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為象祇役天官心折前修簿考
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逑番番元老誰適

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斂必亟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凛然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羣籍學問益人垂老不寘侍講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事安生忿懥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時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美周名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祭韓公邦奇文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蚤除銓曹讒㒱是塈陟明於朝黜幽於室地震陳言極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於秩大獄既訊藩王迪吉擢僉大憲朝夕異政鉏强洗宄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豎斂手亡何詔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皇孚盈缶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叅冀北叱馭而走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驅此羣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

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猝氣亦足徵帝嘉武功再涉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則莫敢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於深於堅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敕法惟明薦賢尋以高第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稱是良哉既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某仰止匪今懿厥前修撫填西郊文獻是求徒論出處之大較而景餘烈以為休何斯人殄瘁逝者如流也

祭監察御史陶公文

克承家學師友孔懷蚤以二戴徃與計偕射策甲科官屬司寇乃遷臺中淑問僉茂出視牧政無邪者思君子之馬旣閑且馳有此冀方邦畿千里帝曰都哉於按斯止大惠乃心達聰闢明耳目是寄國紀用清夫何惟躬用瘁歿厥王事匪諫靡行天奪之植豈湮蜚聲錫仲之光持憲於庭譽髦於鄉矣其在某等永惟不恌僉貞百度才養下吏伊敎匪怒莫不佚其嘉猷入告膏澤薦臻

也今能不於邑求言之朝與望治者之人邪

祭王侍御文

維公法家自至憲體是宜識爰高朗度亦委蛇昌激昌揚具依具違誼之道著時之道微某昔領督學課藝慶陽公實為理載錫之光施於陳臬式刑用成我躬不閲自貽令名帝既徵止入補西臺持重者德應猝者才於浙之役海邦孔懐西蕩巨寇三郡以偕猥予不敏起諸田間載託屬吏臨之則閑及期而代恵我好音乃詄來

賀遂慰遐心前修豈匹大儒是參為王誦之云胡則堪豈不篤舊厤新是圖凡霑疏列敢蹈非夫目為卓越誰適可居不恤有衆厥遇何如曷私于室而寘於朝宛其逝矣示民不恌大校於館大録於曹食少事煩自罔告勞某言恭朝夕傾注良殷載色載語倏見倏聞其知不二其人則存厤膺遺奠國士之恩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葢先生斷斷自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循循

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黨與栽嗚呼世方倡披誰者章甫衆乃悠睢我爲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子大人蒙正於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往惟可語也性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情自動困不復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在背僭也通家舊好道尊情愛毀齒就外洒掃應對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使接跡朝廷之間以縱觀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肩函丈之地歸然宗廟之

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受業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士靡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僉惟詞之垣民生於三均兹為義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搢紳布列海内之才未量而逕庭自爱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為邦焉入乎其室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嗚呼哲人既萎來者之悲又安能無喟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如斯哉

祭外兄郭大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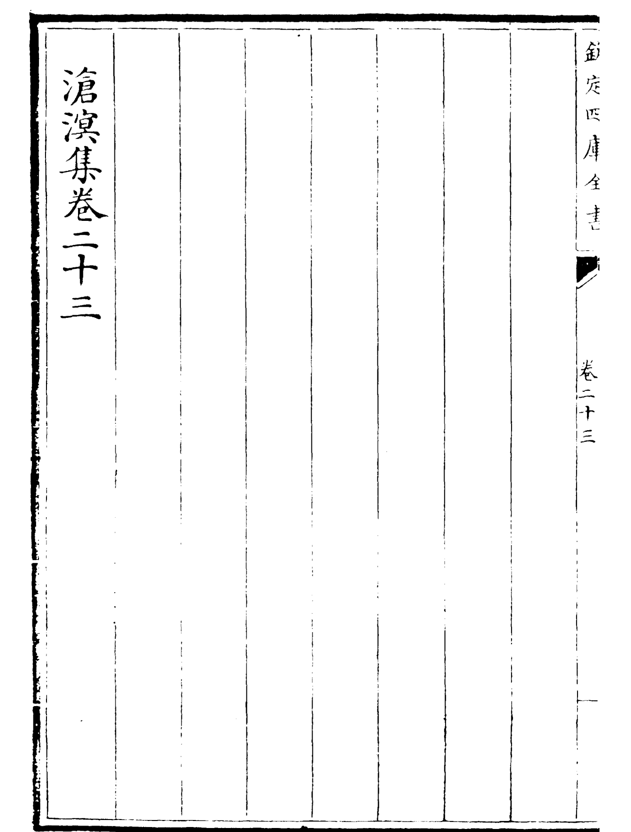
於惟茂祖蚤譽孔彰舉槖中路千金者裴守以待客不取其償是用高誼作賔於鄉齒惟三十庶老鴈行在昔先君締好不忘實為館甥克開厥祥矯矯諸父騂迹宫墻大器迪訓亦既升堂任俠耿介豪閭一方博奕是賢修業而息爭道滋恭既饒用德中歲肎搆恢復愈力比隣官豎并兼蠶食雖速我訟百折莫抑其徒造侫詭以為期躬詣其庭輒抗其儀彼乃揪衆宭辱見持惡聲必反危坐不疑犀小吐剛益熾其辭務挑厥怒甘心面夷

乃噬父捽體無完肌左右慶變相顧詾詾計罔所出或誘或恐覬我引謝釋愧罵重罵詈益奮神色益聳思挫一毫等之弗勇曰爾遺孽禍不旋踵氣盡語絶舁尸而出其背尚裂其身未屈名動藩王治獄私室既殛仇讐胥從罔逆我則不訾彼亦是昵可以不宪勿謂非質小懲大誡餘黨自失古齊烈士崇聲畧實維膚畀聚千載同匹嗚呼哀哉靈其與悉矣

祭尹商衡文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狃習有實匪衆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恃良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斁彼乃轂擊負入充棟券積左睄使氣揮金廢籍捐賢溺愚脫然若釋營一意而務就傾千緡以勿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放獲締好閥閱聯姻郡伯邦族稱鉅邑豪避席文不和衷漢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微施而廣隙故詭衆以倨辭吸羣俠而取憚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偉策雖禍博而抗言

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貴取順辟逆才有所不
拙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奉身宴安鴆毒匪阨疾剥
及膚慼不至額置心寘曠瓠落自斥垂成遽棄中道女
畫則已視紛俗如污巳以生寄為旅客矣雖稟資之或
偏巳黙合君子之志適則豈不與彼身為物累心為形
役戚然若不終日徨然若不得所索者懸隔乎



滄溟集卷二十三

滄溟集卷二十四

明 李攀龍 撰

祭文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文

在僕弱冠受業諸生握手一堂譽髦用成始偕計吏入對大廷及爾如貫我心載寧尹彼吴興才非百里已則神明民斯赤子孰銘厥功今之冢宰片石巋然德音未改既遷地官北兵侮予飛芻輓粟捷於羽書

王師燕喜莫敢告勞歸主章奏紀綱列曹懿厥度支乃見經國轉餉朔方不稼不穡士愉馬閑疆埸以晏所謂伊人戎有良翰皇嘉厥績名邦簡臨襜帷戾止克覃其心震蕩之餘家無完堵揮涕下車問其疾苦省刑薄歛剖滯若流可安者公匪地是謀厚載維人坤儀靡常我室翹翹侯兹降祥杌棿之危孰不累卵政未及朞履道坦坦居有積倉亦以禦災倬彼雲漢百姓于催躬自斷罰郡務遂繁旦夕熙明乃蹈斯言

病不遑息愈殷卧理浹旬在告倏焉不起聞當屬纊男啼女乳不及後事輿而問雨嗚呼伯時何用爲哉而身不閱百姓恃將其誰哉某昔也分符且之鉅鹿祖席諄諄勿淪於黷素尚泊淡侈將自覆持憲闕中于焉邂逅依依他鄉歡然道舊首倡士風以光俎豆誼正自尊師嚴不疚是其語猶盈耳不居者形茍爲柬末和而求之杳冥乎嗚呼伯時之靈

祭鄒明府文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啬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係
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能取愜於適意可流動而不居
矣維先生英資秀發㓜齡崇志浩浩鬱鬱鳳翔虎視振
俗障流宗盟士類井掘簣覆高山深泉周作孔述聖熄
明慜學以辭達竒能取忌即空言之徒競爰慨然於小
試召杜新鄉卓魯陽城絲綸散於理絲燮調寓於解爭
朞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蒲在庭卧轍當軌恫瘝爾民傴
游吾心既觴且詠言弦究琴昔十俊參名三齊騫羽談

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飭治於遐方覬功立而脫組甲官勿羞頹乎就愚事興義便躍以往趨軌一於是守闕萬夫樞要肆侮螺蛉斯藐依彼古常毒甘犀小我違我歸匪祿伊貞故嫉訣者必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詭於尼止既韜巳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進以冠紳退而韋布非軒冕之避榮恥衮職之未晤彼名辱而華躬顧簪裳以載路仰茲令操立懦廉頑奚其為政敦樸以還孰云矯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

有翼垂雲伏林未起邦閭卓稱喜難於子

祭良醞署丞馬君文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穀士不化於豐芑國何賴於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夫武有不繩之憂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爲可繼而奚樂無疆之恤哉唯君有祖早振文圉翕然儒宗德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唯君則孫毓兹仁厚聿服清僚宗廟用酬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之士見其容履之

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為大賢之冑矣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是雖鵠鷟之訓聿嚴而騏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敢謂秦無其人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舊也茲何可使不久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張隱君文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斯文章德動物為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覺矣

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髫齡纖
儉煢煢在疚不振於宗遑恤我後宜無忘於愈疏而不
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藏諸父昆弟思輯用光
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昌敦薄寛鄙繳
猷是襄此圮族所以為凶而公自履者祥也又其少而
治產適我御窮俯拾仰取力嗇務豐若貨殖於受命謂
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
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興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思

施館有遺裝偕旅罔知緘誌以還歸慰其嫠非能讓財

昔𫎇爭時激貪勸廉末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為下而公

自居者奇也又若外示怯而重為邪中賈勇而盍使氣

里有少年謂我易與閭之長者式復以畏𫎇金珥於隕

蕣而女泣不生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

婦就汲窺我篋笥慮貽之慼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籯經

遷儒厥季韭聲用賔王儁乂飲於鄉子薦於藩詔賜爵

以優老齒及耋而彌尊奚其為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

善斯類蕃某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栽於吾黨久矣痛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其尚鑒於斯言哉

祭璜山趙隱君文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技好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忌穡服千里則美處不惩仁於宗則和室不去祿盧城諸豪負勢任利父老有三害之恥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逡巡言事璜山衆弟雄才偉智閭巷有二難之謡每親於身靡弗徐行肅侍協

恭飭志旱乾水溢揩困而授長吏即郡庭徵辟亦跡所
罕至嵗時伏臘秩筵而聨羣季逮妣祖祠祀尤躬於自
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槪乎人情聘魯貴公入境
而問俗若獲麥丘之隱瞻岱高士及麓而仰風悼茲蘭
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之遂爲榮我田既臧千耦
其耘言就爾居百堵皆作爭如雲輿悅懌有䅉築不日
成塈茨是恪素封比湯沐黄髮詢廟堂庶祜用篤多男
且良八慈爲龍今過其歷九雛皆鳳世謂之祥俶載南

敵偩旅克諧儐於東序寔殷孔懐厥仲承家紹儒行澤昔從吾游崇心畧迹嚴君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遡洪深於濬源常慕斯無懐氏之民而誦其有道者之言今其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不忘者存邪

祭王給事中封君文

蓋公初效計然之策即負向平之識有志四方廢著而息千金自衛連騎鼎食觀貨淮揚浮游南國不訾者身

奇勝者德洗腆用歸肇牽車牛處士之義退而彌修以
亢厥宗無急不周何有何亡黽勉是求獨切有穀之思
而裕後以貽謀也侃侃給事寔厥令子在昔朝鮮世崇
臣紀曰明是常以享以祀帝曰行人辭命是美往立之
君錫我繁祉服以上公使者宴喜外夷望風高山仰止
徼福朝廷永言東鄙海不為波自今以始四牡載旋報
成我后詔書相勞俾省章奏何以柔遠政惟由舊尋長
六曹直聲益茂歲當述職諸侯卒從黜陟幽明有來雍

雍乃抗大疏爲國建策岳牧刺史臨下有赫誰其共理良二千石令尤近民無自立僻百里之宰父母是䕶仁即衽席暴亦肘掖考績無微官邪無畀甄別淑慝孰其可私巧文相謾法有不施臣於其時鷹鸇擊之帝曰俞哉納言惟允乃絓吞舟以厲庶尹小邑知創去惡斯盡矣天下莫不謂趨庭之訓惟肖克敏也某等謬以夙誼莅陜以西邦有典刑俾政不迷何天不憖遺一老而物有所不可齊邪

祭王給事封君文

視業以息志於四方千金自衛覬貨淮揚浮游七策不訾是将處士之義退而彌彰何以亢宗燕貽則良式穀者才竒勝者子朝鮮稱藩往錫繁祉帝曰行人辭命之美外夷望風徼福東鄙報成我后懷柔遠人俾省章奏密勿經綸尋宰六曹直聲愈振既集岳牧幽明黜陟匇輕令長為虐為德既巳近民百里寄命遂乃抗疏一新大政績微必録尤嚴苛競孰其敢欺具曰予聖臣當其

時糾察官邪庶無遺姦以害國家帝曰俞哉其惟共理郡邑既熈父母孔邇侃侃給事論思以和有此黄髪庭訓則多某三秦為憲移風向淳典刑云亡於何其臻

祭少司寇楊公封君文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慨悲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是亦為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廷尉司空二茲民命三丞柏臺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離裏繼善成性

當其還所遺於嫠婦者盈貫至今漁陽誦不疑為長者
加之投所選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謂劉寵為廉吏
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一致九十四齡日
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四子六孫星聚百里荀淑
為樂娩美前史不獨浚明有家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
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耆舊皥皥以徵帝力煦煦
而近天覆某等方覩維喬之向榮佇觀邦禁以有成乃
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誰不撫燕翼未終而遡源自生

以無堪於情哉

祭畢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無凶歳服嗇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彦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犀相恃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是邦善者之入吾黨莫不見閭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淳樸於式微得耆舊於草莽

也爰有譽髦實生膝下早承嚴訓聿追時雅謂余志在春秋用謀貽於弓治乃登宗伯載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某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啟書片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鯉也過庭由也折獄道同者友寀同者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而夕考終未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德王妃劉氏文同許右史

維靈淑姿聿茂厥祥不遲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大
藩寔維我儀亦既嘉止陰事咸熙居則命史動輒稱詩
雞鳴致戒樛木致慈克配令德君子攸宜有來雍雍被
之僮僮于沼于沚在廟在宫為絺為綌罔怨罔恫思媚
厥姑嶶音日崇壼職靡忒國乃始風某既西覲采人倫
是常歷彼二南彤管惟光邦才委質丙右夙夜惟良無
詖私謁以二周行胡兹不造溘然其逢原逹者流表植
者從貴不自身伐不自庸主器以長維城以宗茅土百

世厥萌在初休戚是同山川舍諸日月之際此維有家屏翰之功豈其緒餘載罹寒暑言即於幽維王内顧曷其有瘳為樂以善隕哲惟憂琴瑟不御寤寐是求某等悼逝則深敦誼綢繆生芻是將以慰阻修

祭樂平令羅君文

維靈蚤歲明經百行是常阨於多士闇而愈章卒業太學尚友四方觀德問藝中心翺翔既除茂宰皐落之墟三晉遺風肅如穆如戴星而治鳴琴以居績用是成曰

父母且曰父母且㢑民匪子孰克厥家選曹嗣美銓管九流檢裁維理出納王言喉舌之紀帝眷巴蜀中丞用遷趨省於庭朝夕是虔奚其為政維兹象賢中丞自邑御車而旋進維良吏退亦敦仁以勸頽俗言復於壐胡此不淑殄瘁駢臻不朽者澤垂裕後人

祭殷太孺人文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别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既歸止思輯用光乃遭中葉伯嫂是將裘褐在笥糟糠在堂

雞鳴視具蠶織曰常井臼操作不徒為養琴瑟靜好既翕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於厥初唯是君子夙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問是饋何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糞土可捐非義使不困於急難以永錫乎爾類孌彼檢討孩提自奇孺人自謂不肖恒斯豈其必盛於以轉衰弱不好弄而壯有為德輶如毛一錢勿持既就外傅歲五更師在昔三遷異代同慈既官詞林愈嚴教

思人以烜赫我以委蛇始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逆守
工拙半之禄即非羸饔飱不遲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
將棄而適用事可已而競時蓋自乳哺勝衣通塞顯微
仁人所見無非母儀靖共在位性分自定文章華國志
意之榮坐而論道其則不遠必聞其政無忝所生氣所
相屬誘以其柬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為大儒必
隱然為重臣尺箠不施孺人聖功擧龍之於檢討處則
同門出則偕計自公退食靡曰不詰交相定省如兄如

弟手足一身壎箎六藝孺人葢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

其麗也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謀其在

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徽音是道無疆維

恤無疆維休

祭何考功太孺人文

某等聞諸母儀訊之女史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緹縈

之於父子而其雖值離亂稱義則身全雖在負汲稱考

而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勇下五乘之肩鍾離宿瘤治稗

二王之美又莫不嗣徽音於齊魯之墟比懿德於海岱之里蓋家傳而閭誦或異世而同軌也孰若孺人質之耳目可徵其實遡之子孫可識其始哉相夫於儒婦道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以茂品藻之譽擅題才之術則誰與豫導其神發之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初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之愛蓋士有披雲霧以覩之莫不即音容而如在也方其奉親入蜀悼茲王陽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

人不以道惡為解而以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為三年理官巴人去思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見經綸者思機杼之功復以讚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矣某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亡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祭梁武選太孺人文

以某等所覩於母者漢平陵孟氏為得其槩哉始也女

貞不字偃蹇揮對及得賢如梁伯鸞者奉之乃能更綺縞而椎布操作以自代盖見其償豕之義雞豚不祭是以賃舂之賤而井臼匪懸彼所欲者裋褐之人吾何有於雜佩由是而夫為大儒受業太學仕隱一邑民稱遺愛是亦居於齊魯之間而風澤猶在也三子毓秀最良季者早擢進士官屬司馬又嘗覩所恪共邦政悤訓攸從則不必同諸皐伯通之廡下而可識其具食舉案肅穆之容矣起於緝績而加兹象服則益榮昌於後裔而

名以德曜則稱情今其逝矣見君子於地下豈徒重要離之烈而成其高清哉

祭郭子坤太孺人文

曰淑德近質苞實則蕃敬德若蒽令儀則敦允秀於閨式宜厥家勿愆爾婦毋用孔嘉誰顧之室匪賤賃舂三十始字梁鴻是從懿彼景純文絶地紀相兹肆術贈珮脱珥恭其諍夫愛而誨子謂彼致遠易轍正軌舍焉可遷徙業則是無泥舊學有律有禮季以鴉典卓哉修士

囊書在篋一經則珍遼矣俯察法通在人豈伊慈闈趨庭有嚴度所代終以依以瞻有嘩其裔天祉方錫何以罔極報之貽戚某擇交齠齔睠焉諸嗣親以異滕友以同氣窺所與遊無棄童稱時已知典託息委器長而績儒聯編組林入受訓言出敷菚箴澤麗有源與茲隱悲悼我良朋其胡有夷

代祭裴御史太孺人文

惟靈克嗣徽音有淑其慈裕我後昆是良母儀適而宜

家行以克閭御史迪訓穆如肅如梱範既嚴邦人錫嘏

不踰户庭澄清天下出貞庶度入憲一臺激之揚之秉

心不回既擢陳臬視學於東齊魯狂簡斐然嚮風載色

載笑澤斯用溥為遷者三敬敷者五卓彼大儒式弘譽

髦一經則傳孰哉劬勞既成厥績載藩中州叅佐旬宣

淠彼承流夫何遽爾靡依天喪懿德殄于其閫瘁于其

國某匪良奉職牧此冀方早辱汲薦錫我寵章其在望

丰裁而擬所自始沐甄陶而本所為親則已百寮服義

而多士懐仁矣矧知遇之殷而夙誼莫忘者又能不戚於爾類以歎息於開先也

祭何考功太夫人文

夫人少膺懿粹誕兹淑貞婦德既備母儀以成方作嬪於鴻碩遂媲美乎漆室眡獨為君子而覩魯之多賢由是尚書授業生徒景從而典謨誥命學是有傳時則邑有大儒家無治産佐以機杼簪珥是捐可謂有相之道伉儷弗忘矣乃肓考功屬矣所賔尺孤是託罔極於仁

慈以養智顏發所因有經者訇有泮者隣及其對揚於大庭無非正始於内訓而平反之為孝子即其叱馭之為忠臣故三年於巴蜀稱其為理九流之銓管所賴以振也識者以考功清通如裴楷謂馴致於俎豆之教恬正如李毅為不失其孩提之真則是帝所難於知人之哲而我玩之膝下壯所聖於養蒙之功者而我通乎一身矣是宜象服食報錫類無垠也逝者如斯得於抜覩者益歔欷乎哀毁之色矧某等有兄弟之義又安能無

痛於殄瘁薦臻哉乃虔楮柏載列明禋

祭胡評事繼母袁太孺人文

於猗孺人三原令族昔在于歸遭家集蓼方封君失燕婉之好而徽音之嗣難也時則閥閱於邵公之黨衆即擬知其貞淑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乃賓饋醓如鼓瑟琴視美舊特異形同心其於梱儀猶易室而相授遂使君子若未嘗或亡耦事咸定於委裘跡不駭於發笥是坤道所厚也以至嫁未學養卒貽之子愛非已出遽怙

之毋唯吾不愧於復生斯彼罔恤於厥後哀此四人孩提何知其季始育不絶如綦則令屬我毛裏離我衷曲躬澼襁褓身需攜隨哉非見夫戲嬉啼號之皆為慕巳而以長茂成立為足以示慈者又烏能内外無間辭乎今既以咸樂有室諸孫日蕃篤我世祜其澤愈敦矣獨異夫兆徵於廢典之端察先於童齔之智仲而茂才卓彼國瑞開籯經以勸學捐珮珥而修贄使就大儒推先士類庭中稱平天下受賜尚亦有利哉是為孺人誥言

所崇璽書則備宜錫祚於無疆忽造物者多忌豈粹德易匱而福善之語猶偽邪

祭饒侍御太夫人文代作

蓋聞夫人令德惟貞淑慎爾止以憲梱内外傅伊始家以慈母國乃拂士强褓之功謂哉君子設俎秩秩攬轡㵳㵳蓋屬之毛裏聰明自出寄之耳目謀哲其諧也信蹇節不可謂非性而氣質之用孔皆矣某等論思一臺伯夔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與之所從嗚

呼已矣徒悲烏鳥之私未遂而列柏之蔭無逢矣

祭恭人文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譟不疑中含辯慧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於寡姑佹焉下堂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子而靡親尸饔勸學孰百其身謂壼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後人巾櫛委𦡞託身茲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于以效我為勞孔多

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奈藴結之云何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隆慶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兒攀龍告母曰三十寡母九齡之孤既即外傅擢第王都京臺郡邸無弗與俱匪朝匪夕是敷是愉自西振鐸為孫孔旋起家於浙爲婦告捐誰謂河廣力疾以還誰謂天遠喘息判然十年自廢菽水庭游尺書斗禄胡適與謀豈母之溺狗孤則瘳未畢正伏謚焉首丘暴不及訣危不及持母豈自意孤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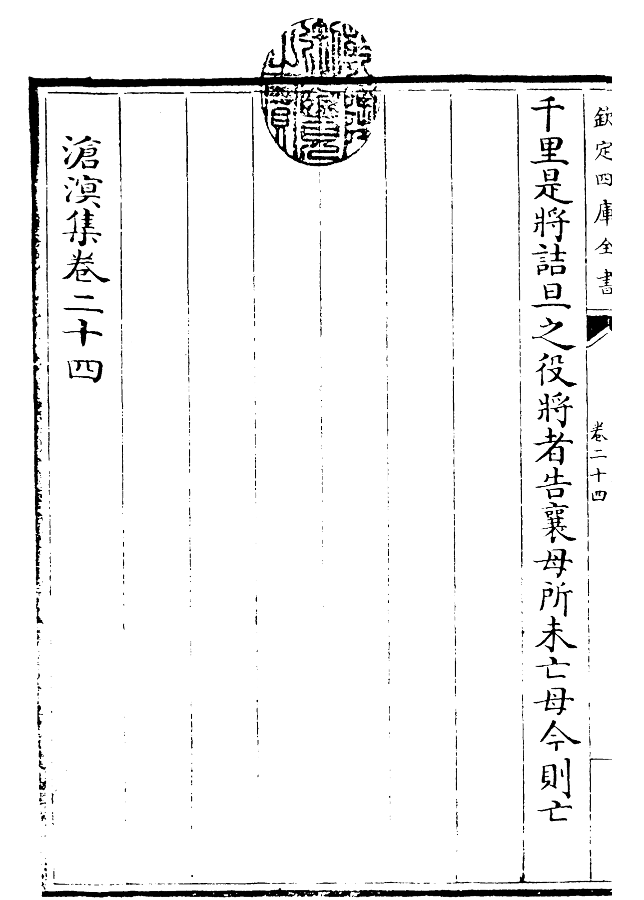
是期母今安往藐孤在兹出則不返返唯其輀亦云就養孤則不良詰旦東發視彼故鄉我父逬之歸於其藏母也有孤是護是將謹告

辭太恭人文

兒則無良曰母是怙自柩之東旅焉是主魂魄所依亦唯環堵既啟父壙叶吉載祖三孤具列永言為憮爰致大誼以孚振古厥初生民兒則孔辰實始立慈終焉允仁未存者子未亡者身扼我者天競我者人於時九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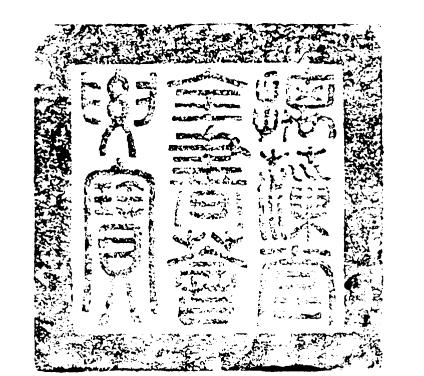
母倍者再季誕逾月仲㾗且㾪左提右擕乳哺自愛中外嘖嘖幸母之貸於時母危如𣃁欲潰母今在兹往將安在成説維何躬之不逮乃奉祖母鬻宅以遷舍館未定祖母載捐展轉五就是粥是饘非不拮据溝壑孕焉季乃間出十載不旋仲惰以戇如寄食然兒雅好遊掞筆自賢母豈知兒可策而前知匪所託大信以全藐焉諸生技僻而堅辟之行喝挹彼流泉母豈不知置之自便筮仕就養視歷艱難是甘菲惡奉有餘歡曰兒不第

終饑且寒兒歸自西三遘奇疾母亦浸哀勞之即逸駒也喪母造駒之室百爾孫謀不知所質兒既起家就養有日其不命車顧孫多恤顧已念兒間以有孫豈無二弟不及其門兒歸自浙亦閱涼温寧加至性而老彌敦兒方自慶所樂與存家有我母國則至尊亦既入賀陟憲中州板輿載駕色不可留無幾見汝亦又何求自春徂暑朝夕北堂弄孫之暇語必故鄉母即綦注恬以為常兒愚匪意豈母所量相視一訣洞惟肺腸葢云眾汝



千里是將詰旦之役將者告襄母所未亡母今則亡

滄溟集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